

天 綠

綠 漪 女 士 臺

天 綠

著 士 女 漪 綠

海 上

局 書 新 北

1 9 3 5

目 錄

綠天·····	一
鴿兒的速信·····	一三
小小銀翅蝴蝶的故事·····	五一
我們的秋天·····	七三
收穫·····	一〇一
小貓·····	一一三

插圖目錄

睡蓮（葉靈鳳作）	三四
夜遊（葉靈鳳作）	五六

綠天

康的性情是很孤僻的，常常對我說；『我想尋覓一個水木清華的地方，建築一所屋子，不和俗人接見，在那裡，你是夏娃，我便是亞當。』

我的脾氣，恰恰和他相反，愛熱鬧，雖不喜交際，却愛有幾個知心的朋友，互相往來，但對於塵囂，也同他有一樣的厭惡，因為我的祖父，都是由山野出來的，我也在鄉村中生活了多少時候，我原完全是個自然的孩子呵！

康因職務的關係，住在S埠，我和他同居在一處，他每天到遠在二三十里外的工廠裡去上工，早上六點鐘動身，晚上六點鐘才得回家，

只有星期日方得自由。

他上工去後，我就自己關閉在一個又深又窄的天井底，沈沈寂寂，度過我水樣的年華。偶然出門望望；眼只看見工廠煙囪裊裊上升的黑煙，耳只聽見隆隆軋軋的電車和摩托卡，我渴想着我從前所愛的花，鳥，雲，陽光……但這些東西不但閃躲着，不和我實際相接觸，連我的夢境裡都不來現一現了，於是我的心靈便漸漸陷於枯寂和煩悶之中。

我曾讀過都德磨房文牘，最愛那『西簡先生的小羊』的一篇，咳，現在我也變成這小白羊了，雖然繫在芳草芊芊的圈子裏，却望着那邊的崇山峻嶺；幻想那垂枝的青松，帶刺的野桐華，銀色的瀑泉。晚風染紫了的秋山，鼻子向着遙天，『咪！』發出一聲聲悠長的叫喚。

某年，即S埠爲五十年未有之大熱所燃燒的一年，某月，即秋聲和鴻雁同來之一月，我們由S埠搬到S城裏來了。

起先，康接着S城某大學的聘書，請他爲大學理科主任，並允由學校賃給我們屋子一所。那時我們並不知新屋是怎樣一個形式，理想那或是幾間平房，有一個數丈長寬的庭院，庭中或者還有一二棵樹，但這於我已經很好，我只要不再做天井底下的蛙，耳畔不再聽見喧鬧的車馬聲，於願已足，住屋就說狹小，外邊曠闊清美的景物，是可以補償這個缺點的；所以康接到聘書之後，心裏尙在踟躕不決，我却極力的慫恿，呵！西簡先生的小羊，已經厭倦了柵和圈了，牠要毅然投向大自然的懷抱裏去。

康於是決定了赴S城教書的計畫。

行李運去之後，康先去布置，我於第二天帶了些零碎的東西離開

了S埠。

我雖然在S城住過半年，但新屋的路却不認識，同車夫又說不明白，我便到H女學校請校長洛女士引導，因為我曾在這個學校授過課，和洛女士頗有交情。

洛女士是美國人，性情極為和藹，見我來很高興，聽見康也來S城教書，更為歡喜，她請我坐了，請出她朋友沙女士來陪我，又倒給我一杯冰檸檬水，兩個鐘頭在火車裏所受的暑熱，正使我焦渴呢，喝了那杯水真有甘露沁心的爽快。

我談起請她引導去看新屋的話，洛女士說：『那屋子很好，我常常想住而不可得，你們能搬賃到這樣的屋，運氣真不錯呀！』

『她們住在這樣精雅的屋子裏還羨慕我們的屋麼？』我暗想。

喝完冰水後，她和沙女士引我走出學校，逆着剛才來的道路，沿

着河走了十分鐘，進了一堵牆，我們便落在一片大空場之中，場中只有一個小茅廬餘無別物，我正在疑惑，洛女士指着屋後一道矮牆，和一叢森森的樹木說：

——你們的屋子在這牆裏。

推開板扉，走進那園，才發見了一座極幽舊的庭院。

呀！這真是『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！』

走到屋前，康聽見我們的聲音，含笑由屋中走出，洛女士和他寒暄了幾句話，便作別去了。

等她轉過身去，我就牽着康的手，快樂得直跳起來；

——有這樣一個好地方，我真做夢也沒有想到！』

我們牽着手在園裏團團的走了一轉，這園的風景便都瞭然了。

園的面積，約有四畝大小，一座坐北朝南半中半西的屋子，位置

於園的後邊，屋之前面及左右，長廊圍繞，夏可以招涼風，冬可以負
暄日。

這園的地勢太低而且雜樹蒙密，日光不易穿漏，地上有些潮濕。
所以屋子是架空的，離地約有六七尺高，看去似乎是樓，其實並不是
樓，屋子下面不能住人，只好堆煤，積柴，或者放置不用的家具。

園中尚有一個土墩，土墩上可以眺望牆外廣場中青青的草色，和
那一雙秀麗的塔影。

園中的草似乎多時不曾刈除了，高高下下長了許多雜草，草裏纏
糾着許多牽牛花，和蔦蘿花，猩紅萬點，映在淺黃濃綠間，畫出新秋
的詩意。還有白的雛菊，黃的紅的大麗花，繁星似的金錢菊，丹砂似
的雞冠，也在這荒園中雜亂的開着，秋花不似春花；桃李之穠華，牡
丹芍藥的妍豔，不過給人以溫馥之感，你想於溫馨之外，更領略一種

清健的韻致和幽峭的情緒麼？你應當認識秋花。

講到樹，最可愛的莫如那幾株合抱的大榆樹了，樹幹臃腫醜怪，好像畫上畫的古木，青苔覆足，長春藤密密的蒙蓋了一身，測其高壽至少都在一二百歲以上。西邊一株榆樹已經枯死了，紫藤花一株，附牠的根蜿蜒而上，到了樹巔，忽又倒掛下來，生成渴蛟飲澗的姿勢，可惜未到春天，藤花還沒有開。不然絲雲深處，香雪霏霏，手執一卷書，生在樹下，真如置身於華嚴界裏呢。

有一株雙叉的榆樹最高，天空裏閒蕩的白雲，結着伴兒常在樹梢頭游來游去，樹兒伸出帶癭的突兀的瘦臂，向空奮擊，似乎想攫住她們，雲兒却也真乖巧，只永遠不即不離的在樹頂上游行，不和牠的指端相觸，這樣撩撥得樹兒更加憤怒，臂伸得更長，好像要把青天抓破！

春風帶了新綠來，陽光又抱着樹枝接吻，老樹的心也溫柔了，牠拋開了那些討厭的雲兒，也來和自然嬉戲，你看，她有時童心發作，將清風招來密葉裏，整天縹緲渺渺地奏出仙樂般的聲音。牠們拚命使葉兒茂盛，蒼翠的顏色，好像一層層的綠波，我們的屋子便完全浸在空翠之中，在樹下仰頭一望，那一片明淨如雨後湖光的秋天，也幾乎看不見了，呀！天也讓牠們塗綠了！綠天深處，我們真個在綠天深處！

——這園子雖荒涼，却富有野趣，康笑着對我說，如果隔壁沒有別人搬來，便可以算做我們的『地上樂園了啦！』

我沒有答他的話，只注視着那些大榆樹，眼前彷彿湧現了一個幻象：

杲杲秋陽，忽然變得眩目的強烈了，似乎是赤道下的日光。滿園

的樹，也像經了魔杖的指點，全改了樣兒；梧桐亭亭直上，變成熱帶的棕櫚，扇形大葉，動搖微風中，篩下滿地日影，榆樹也化成參天拔地的大香木，綴着滿樹大朵的花和纍纍如寶石如珊瑚如黃金的果實，空氣中香氣蕪蕪，非檀非麝，令人欲醉。

長尾的猴兒，在樹梢頭竄來竄去，輕捷如飛，有時用臂兒鉤着樹枝，將身懸在空中，晃晃蕩蕩地打秋千頑玩。驕傲的孔雀，展出她們錦屏風般大尾，帶着催眠的節拍，徐徐打旋，獻媚於牠們的雌鳥。紅嘴綠毛的鸚哥和各色各樣的珍禽異鳥，往來飛舞，不住地唱出深婉的歌聲。

樹下還有許多野獸哩，但牠們都是馴擾不驚的，毛鬣壯麗的獅子抱着小綿羊睡覺，長頸鹿靜悄悄在數丈高的樹上摘食新鮮葉兒，擺出一副哲學家的神氣，金錢豹和梅花鹿在林中競走，白象用鼻子在河中

汲水，仰天噴射，做出一股奇異的噴泉，引得河馬們，張開闊口，哈哈大笑。

這裏沒有所謂害人的東西，鱷魚懶洋洋的躺在岸邊，做牠們沙漠之夢去了，一條條紅綠斑斕的蛇，並不想噬人，也不想勸人偷喫什麼智慧的果子，只悠閒地蟠在樹上，有時也吱吱的唱牠們蛇的曲子，那聲音幽抑，悠長，如洞簫之咽風。

這裏的空氣是鴻濛開闢以來的清氣，尙未經過市場塵埃的溷濁，也沒有經過潘都蘭箱中蟲翅的擾亂，所以牠是這樣澄潔，這樣新鮮，包孕着永久的和平，快樂，和莊嚴燦爛的將來。

林之深處，濕布如月光般靜靜瀉下，小溪兒帶着沿途野花野草的新消息，不知流到什麼地方去，朝陰夕陽，氣象變化，林中的光景也是時刻不同的；時而包裹在七色的虹霓光中，時而隱於銀紗般的霧

裏，……

流泉之畔，隱約有一男一女在那裏闊步。那就是人類的始祖，上帝用黃土搏成的人，地上樂園的管領者。

.....

——你又癡癡兒地想什麼呢？我們進屋裏去罷。』康用手在我的肩膀上，呵！一切的幻象都消失了，我們依然在這紅塵世界裏。

世上那有絕對的真幸福呢？我們又何妨將此地當做我們的『地上樂園』。

一切我們過去生命裏的傷痕，一切時代的煩悶，一切將來世路上不可避免的苦惱，都請不要闖進這個樂園來罷，讓我們暫時做個和平的好夢。

烏鴉，休吐你不祥之言，畫眉，快奏你新婚之曲！

影！

祝福，地上的樂園，祝福，園中的萬物，祝福，這綠天深處的雙

鴿兒的通信

(一)

親愛的靈崖

昨天老人轉了你的信來，知道你現在已經到了青島了。這回我雖然因為怕熱，不能和你同去旅行，但我的心靈却時刻縈繞在你身邊，呵！親愛的人兒，再過三箇星期，我們才得相聚嗎？我實在不免有些着急呵。

拜禱西風，做人情快些兒臨降，好帶了這炎夏去，攜了我的人兒回。

昨晚我獨自坐在涼臺上，等候眉兒似的新月上來，但她却老是藏